

白洋淀地面以水体为主,“水落则淀淀分明,水涨则互连成片”^[1],水域间有苇田、台地、沟壕、村庄,沟淀相连,淀淀相通,网络密布,纵横交错,景观独特。白洋淀水域总面积366平方公里,包括大小不等的143个淀泊,其中白洋淀本淀面积居诸淀之首,故总称白洋淀。白洋淀是华北地区最大最重要的淡水湖泊和缓洪、滞淤的大型平原淀淀,素有“北国江南”、“北地西湖”之美誉,有“华北明珠”、“华北之肾”之称,是国家级“5A”风景区,每年吸引着几十万来自国内外的游人来此参观休闲娱乐,但白洋淀名称的由来许多人并不清楚。

一、“掘鲤淀”

白洋淀是河北平原北部古湖盆地的一部分,第四纪全新世期间,自然景观上主要表现为太行山冲积扇前缘以及今白洋淀区域以南的滹沱河和以北的永定河两大冲积扇之间的低洼湿地。进入人类历史以来,战国以前,河北平原人烟稀少,河无堤防,水无拘束,水域漫漶。战国燕赵以南易水为界,燕南长城即沿河修筑,也即缘白洋淀一文安洼—子牙河修筑的长城堤遗址^[2]。据《周礼》载,“其川渚池、呕夷,其浸漶、易”,即漶、易二水的下游有蓄水湖泊,“易水又东,涅水(涅水)注之,水上承二陂于容城县东南,谓之大涅淀、小涅淀(即大渥淀、小渥淀),其水南流注易水,谓之涅河口(即涅同口),水侧有浑渥城(即浑渥城,今安新县),易水径其南东合滹水……自下滹易互受通称矣……易水迳(安次)县南鄆县故城北,东至文安与滹沱合”^[3]。这正是南易水流经白洋淀区,连通诸淀,贯通西东的实际情况,但由于自古河道划分并不清晰,因此史籍多以燕“长城之南,易水以北”^[4]称其地。西晋时期,左思游历各地,“至于山川之倬诡,物产之魁殊。或名奇而见称,或实异而可书……其中则有鸳鸯交谷,虎洞龙山。掘鲤之淀,盖节之渊”,“掘鲤淀,在河间莫县之西。淀者,如渊而浅也”^[5]。西晋鄆县属河间国,鄆县在今任丘市北,即掘鲤淀在今任丘市西北鄆州之西,也即今白洋淀的地理位置,后代所记多沿用此说,“易水在(鄆)县北二十里,俗名掘鲤淀”^[6]。“掘鲤淀在任丘县东南,县有滹水,后

枯涸,惟博野县铁灯竿河口为水冲决,流经河间城下,东北流入县境,聚而为淀,遇霖潦则淀溢,《唐志·莫州》有九十九淀,此其一也。”^[7]掘鲤淀所在位置无误。左思初次至此,见注淀相连、鲤鱼欢悦、漫漶东流的“倬诡”景观,名之曰“掘鲤淀”,一直沿用至今。

二、“西塘”与“白羊淀”

自北宋至明嘉靖以前,今白洋淀称“西塘”。相对于天津一带的淀河洼地,由于雄州、霸州以南水域相连而被统称为“西淀”,但经历了唐末五代宋初百余气候干旱时段后,“雄霸之间……二州塘水不相接,因名东塘、西塘,二塘之交荡然可以为敌骑归路,遂置保定军介于二州以当贼冲厥,后开道不已,二塘相连,虽不甚浩渺,而贼路亦少梗矣”^[8]。虽然此前“何承矩筑堤储水以限戎马,则引滹沱为塘泊”^[9],“自保州西北沈远冻(今满城东北,徐水西南一线),东尽沧州泥沽海口,凡八百里尽为渚潦”^[10],使东西二塘被人为地连为一体,但整体上呈“深不可以舟行,浅不可以徒涉”^[11]的状况,因此当宋辽对峙逐渐趋缓时,地方官着力营田植稻以彰政绩,上游河流泥沙不断淤抬,至景德前,二塘之水已“不相接”。“塘”,与“陂”相应,是典型的人工围堰,此后有关西塘的记载也增添了更多社会生产生活的内容。至元年间,“塘水利溉民田甚广”,“西塘之陂,无水旱虞,非陂得岁,食我惟渠,水匪附势,奚舍我趋”。“西塘”之美也因此呈现出来:“此日西塘路,乘闲作胜游。”^[12]“西塘本无风物奇,有功于民民称之。早田露溉数百顷,苗无稿死年无饥。非淤非壅非瀚渤,不为蛟螭作窠窟。轻舟往来快如马,拔棹人如执鞭卒。东邻西舍杂渔樵,朝出暮归歌且谣。白红荷花紫菱茨,萑荻蘋蓼蒲芦茨。”^[13]从水域规模上看,“西塘”与昔日“西淀”相比,小了许多,仅为容蓄冀西诸水以下注的独立淀泊,具有了今天白洋淀的雏形,而由“东塘”独自发挥着景德之前“西淀”的作用。

但也就在这一时期“白羊淀”名称见诸史册。据《宋史·河渠志》,塘冻缘边诸水“东起雄州,西至顺安军,合大莲花淀、洛阳淀、牛横淀、康池淀、畴淀、白羊淀为一水,衡广七十里,纵三十里或四十五里,其深一丈或

六尺或七尺……顺安军刘宗言:闭五门幞头港,下赤大涡、柳林口、漳河水,不使入塘。臣已复通之,令注白羊淀矣”^[14]。明代,“白羊淀”始称“白洋淀”,又几乎同时被载入正史和志书。明嘉靖十一年(1532),工部郎中徐元祉主张“令九河之流,经大清河,从紫城口入;经文都村,从涅盘口入;经白洋淀,从蒹家口入;经章哥洼,从杨河村入”^[15]。“白洋淀(在)关城,周六十里,与安州、新安、高阳共之。深广四通,菱荷交匝,望之若江湖焉。”^[16]此“白羊淀”、“白洋淀”即今白洋淀本淀,是“西塘”诸淀之一。

三、“西淀”与“东淀”

清代,畿辅不同地区往往根据方位被称为京东、京西、京南,中原河流也有南河、北河之称,直至近代天津以西海河、大清河被统称为西河,其上游淤洪、蓄水的淀泊则援用前代贯称,分别被称为“西淀”、“东淀”,实为以赵北口——千里堤为分界对该区域诸淀河流的分称,但没有明确划分。

有关“西淀”的记载始自北魏。据《水经注》,“圣水又东南流,右会清淀水,水发西淀,东流注圣水,谓之刘公口也。又东过安次县南,东入于海”^[17]。“琉璃河在良乡县南四十里,源出房山县龙泉峪,流经县界。又东南至霸州入巨马河,即圣水也。”^[18]时至清代,圣水河道肯定会有变迁,但由于地势因素决定了圣水必然取南、东方向入海,而酈道元所见“清淀水”即“西淀”之水,即今白洋淀水,掘鲤淀乃“西淀”中一部分。有关东淀的记载最早见于元明时期,“予往岁需命延芳、东淀,识供奉姚君”^[19]。东淀的具体位置、范围则并不明确,这自然与当时地貌有直接关系。

清代,畿辅水利被视为直隶地方第一要务,有关于海河、大清河等河道及东淀、西淀等淀泊必须加强管理,明确责任,因此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朝廷正式划定东、西二淀界限,“大清河自雄入,曰玉带河,迳张青口(今文安市舍兴西北,赵北口东二十里),口西西淀,东东淀”。“三角淀一曰东淀,古雍奴藪,亘霸、文、东、武、静、文、大七州县境。”^[20]“东淀延袤霸州、文安、大城、武清、东安、静海之境,东西亘百六十里,南北二三十里及六七十不等……永定河自西北来,子牙河自西南来,咸入之。”^[21]“西淀,(雄)县南。亘安州、高阳、任丘,周三百三十里,汇府境诸水,所谓‘七十二清河’……西淀都九十有九,白洋最广。”^[22]“东淀尤大,周四百里,而赢概州县七,其为藪泽也。”^[23]清乾隆时期东淀水域面积显大于西淀。



庐山佛经翻译及经录之概况

李勤合



渭滨逍遥之集，庐岳结般若之台，像法得人，于斯为盛。”^[1]这是对庐山慧远及其领导的般若台译经活动给予的中肯评价。

二、庐山佛教经录的概况

庐山佛经翻译活动的兴盛为庐山佛经目录的编制创造了良好条件。庐山经录见于记载的有以下五部，即佚名《庐山录》和释道祖《魏世录目》、《吴世录目》、《晋世杂录》、《河西录目》（又合称《众经录》），今已全部佚失，但从历代典籍所引，尚可以窥斑见豹。

《庐山录》最早见于隋费长房《历代三才记》，该书卷十五末记载其所引所见目录，其中有“《庐山录》一卷”，因其“检传记有目，并未尝见，故列之于后”^[2]。

《庐山录》记载的是何人内容？又是何人所作？今已不得而知。梁启超说：“《始兴录》、《庐山录》皆以地为名，盖专记一地方所译述者。”^[3]姚名达亦说：“《费录》载有《庐山录》一卷，殆即庐山译经之目录欤？”^[4]均不言

作为佛教重要载体的佛经，是佛教活动的依据，向为佛教内外人士所重视。佛教初传入中国，求取和翻译佛经是佛教活动的最重要部分。为了整理佛经翻译的成果和记载当时佛经的流传，出现了佛家经录。庐山东林寺千百年来，几经兴废，曾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佛教中心和佛经翻译场所。有关庐山东林寺佛经翻译和经录的具体情况限于资料，或语焉不详，或付诸阙如。本文拟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此作些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庐山佛经翻译的概况

以东林寺为代表的庐山佛教积极参与当时的佛经传译事业，首先他们派出许多僧人开展了西行求法活动，并带回许多佛经。

《出三藏记集》载：“初，经流江东，多有未备，禅法无闻，律藏残缺。远大存教本，愤慨道缺，乃命弟子法净等远寻众经，逾越沙雪，旷载方还，皆获胡本，得以传译。”^[5]庐山东林寺到底有多少人参与西行求法？确切的数字已不可知，有名者为法净、法领二人。《出三藏记集》中只记载了法净一人名字，而《高僧传》则载明是法净、法领二人，而具体时间、地点皆不详。

幸而《四分律序》透露了法领等人西行的重要信息：“自大教东流，几五百载。虽蒙余晖，然律经未备。先明进哲，多以戒学为心。然方殊音隔，文义未融，推步踪踪，难以致尽，所以怏怏终身，西望叹息。暨至壬辰之年，有晋国沙门支法领，感边土之乖圣，慨正化之未夷，乃亡身以殉险，庶弘道于无闻，西越流沙，远期天竺。路经于阗，会遇县无德部，体大乘三藏沙门佛陀耶舍，才博闻，明炼经律。三藏方等，皆讽诵通利。即于其国，广集诸经于精舍还。以岁在戊申，始达秦国。”^[6]此序明确记载支法领于壬辰之年西越流沙，并于戊申之年回抵后秦，壬辰之年为公元392年，戊申年为公元408年。又可知他们曾至于阗，并于其国广集众经而还。

法领等人到达长安，不仅带回众多经典，且请来西域高僧四位，可谓空前之功。当时在长安的僧肇适逢其会，他曾写信给庐山刘遗民、盛赞法领等人的功绩：“领公远举，千载之津梁也。于西域还，得方等新经二百余部，请大乘禅师一人，三藏法师一人，毗婆沙法师二人。什法师于大寺出新至诸经，法藏渊旷，日有异闻。禅师于宫寺教习禅道，门徒数百，夙夜匪懈，邕邕萧萧，致自欣乐。三藏法师于中寺出律藏，本末精悉，若睹初制。毗婆沙法师于石羊寺出《舍利弗阿毗昙》胡本，虽未及译，时问中事，发言新奇。”^[7]

僧肇充分肯定了法领等人西域之行的两大功劳：请得佛经二百余部，请得法师四人，给长安佛学界带来了巨大变化，所以僧肇高度赞扬这次行动为“千载之津梁”！法领等人所携之二百多部经典中尚有一部重要佛经，即《华严经》，此经后经佛驮跋陀罗译出。

其次，东林寺组织翻译了许多经典佛经。慧远在东林寺设般若台，专门翻译佛经。虽然资料缺乏，无法得知其详细译经情况。但既有西行求经，又有专门译经台，其译经规模自可想见。僧祐曾经评价慧远：“葱外妙典，关中胜说，所以来集兹土者，皆远之力也。”^[8]

慧远抓住一切机会，邀请路过庐山的高僧参与庐山译经事业，如僧伽提婆受慧远之请在庐山译出《阿毗昙心》和《三法度》，《教授比丘尼法》等经，促进了佛教有部毗昙学在中国的传播。《阿毗昙心》经后记曾记录了庐山当时的译经情况：“其年冬于寻阳南山精舍，提婆自执胡经，先诵本文，然后乃译为晋语，比丘道慈笔受。至来年秋，复重与提婆校正，以为定本。时众僧上座竺僧根、支僧纯等八十人。地主江州刺史王凝之，优婆塞西阳太守任固之为檀越，并共劝佐而立兴焉。”^[9]一次译经参与僧人竟达“八十人”之多！这个人数虽逊于长安逍遥园，但须知，彼地是长安，是皇帝支持的道场，此则居于山林。两相比，反倒是庐山译经场更难能可贵！

此外，慧远还邀请佛驮跋陀罗在庐山译出《出生无量门持经》和其他一些禅经，敦请

时

至建国初，当十方院水位10.5米时，西淀水域面积为425平方公里，容积12.1亿立方米；东淀面积为345平方公里，容积11.20亿立方米。由于西淀沥水直接经赵王河、大清河道入海河，东淀日常蓄水作用日渐式微，人们也就习惯以最大的淀泊白洋淀代称西淀，而很少再称西淀、东淀。

参考文献

[1]徐正.海河今昔纪要[Z].石家庄:河北省水利志编辑办公室,1985.

- [2]彭艳芬.“燕南赵北”与白洋淀[J].保定学院学报,2010(6).
- [3]郗道元.水经注(卷11)[M].四部丛刊本.
- [4]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1959.
- [5]左思.魏都赋[A].萧统编选.李善等注.文选[M].中华书局,1977.
- [6]东史.太平寰宇记[M].中华书局,2000.
- [7]李贽.明一统志[A].四库全书(第472册)[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 [8]李贽.续资治通鉴长编[M].中华书局,2004.
- [9]顾祖禹.读史方舆记要[M].万有文库本.
- [10]沈括.梦溪笔谈[M].金陵东书院刊行本.
- [11]阮元.宋史[M].中华书局,1985.
- [12]刘固.静修集[A].四库全书(第1198册)[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13]谢应芳.龟巢稿[A].四库全书(第1218册)[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14]张廷玉.明史[M].中华书局,1974.
 - [15]樊深.河间府志[A].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M].明嘉靖十九年(1540)刻本.
 - [16](雍正)畿辅通志[A].四库全书(第504册)[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17]王樛.秋洞集[A].四库全书(第1200册)[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18]赵尔巽.清史稿[M].中华书局,1977.
 - [19]陈仪.直隶河渠志[M].益津吴氏道光四年(1824)刻本.
 - [20]御制文集二集[A].四库全书(第1301册)[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作者简介:彭艳芬,保定学院历史系副教授。